

## 壹、前言

由於網際網路等現代科技的發展，促使人們突破了時空的限制，而走入一個「地球村」的無疆界全球化時代。在全球化的時代中，世界各國無論是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教育等等層面的交流活動更形頻繁。在全球化讓世界走向同質的趨勢下，另一股凸顯在地差異特色的在地化思維也同時並進且同受重視。如Robertson（1992）提出「全球在地化」的觀點，認為沒有全然的全球化，全球化要以在地為思考與行動思維；也沒有全然的在地化，因為在地化也要與全球接軌而成為「地方國際化」。因此，全球化與在地化兩者是共存且相生的關係。

在此潮流下，世界各國為了找尋自己的特色立足點，無不轉向於重新找尋自己在地的特色，特別是原住民的文化，更是各國重視的在地文化資產。如台灣的原住民音樂廣為世人所接受、流行，凸顯地方的自主性意涵，並形成與全球交融的現象（謝素霞，2009）。

台灣原住民的文化是從台灣這塊土地孕育的重要文化資產，其亦是能夠成為台灣在全球化時代中，找尋差異與自我存在價值的重要資源。因此，保存與推展原住民文化刻不容緩。在文化的內涵中，語言是重要的面向。語言不僅是標示民族特性的重要依據，語言更承載著文化的內涵。因此，當一個族群失去其原本文化賴以為生的語言，那麼其文化也可說跟著消失了（Fishman, 1996）。為此，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如埃及人正在復興其科普特語（Coptic）；南非政府也正在復振9至10種非洲語並成為其官方語言；而最負盛名且成功的即是紐西蘭毛利語的復振（杜怡靜，2008）。

在台灣由於過去日據時代、國民政府來台初期的語言、文化



剝奪與同化政策，使得原住民的語言、文化面臨流失、滅絕的狀況。如吉娃詩·叭萬（2005）綜合多位學者的觀點指出，原住民母語<sup>1</sup>從 50 歲以下的族人開始流失，尤其是 20 歲以下的流失最嚴重，特別是平地與都市的原住民及幼童。原住民幼童現今多以中文溝通，從幼稚園到國中的學童已多不會說母語了，且無法聽懂祖父母輩的族語，造成隔代語言學習的削弱與流失情形嚴重。而譚光鼎（1997）探討阿美族教育問題時，指出文化傳承是其重要的問題之一。孫大川（2000）與湯仁燕（2002）指出，原住民由於一直處於無名、污名、去名或賜名的去主體建構處境，因此陷入自我身分與文化認同的困境中。

有鑑於此，政府已經開始重視原住民族語振復的問題。如 2001 年開始實施族語師資認證，為原住民族語教學提供與儲備師資來源；自 2006 年委託政治大學編撰九年一貫課程鄉土語言原住民語九階教材，以供原住民族語教學使用；而自 2007 年開始實施的原住民升學加分制度，要求被加分的原住民需具備族語能力，而非僅種族身份；此外更於 2007 年於全國各地實施「原住民語言巢」計畫，期望提供原住民學生學習族語更好的環境。然而上述的政策對於原住民語言的復振產生哪些效果，仍有待評估。

語言與文化究竟如何學習成效最好？特別是面臨有急速消失可能的原住民族語？Fishman（1991）指出，族語保存的最重要地方仍在於家庭—鄰里—社區。張學謙（2007）則認為透過雙語教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在探討原住民語言復振上，採用的用詞為「族語」而非「母語」。因母語一詞經常指的是孩子生下來從母親那邊學來的語言（鐘吉雄，1994）。然而，也有學者指出，母語不必然是「母親的語言」，也可能是個人認同或最先學會的語言或年幼在家使用的語言，或者個人感覺最流利的語言。由後者的定義來看，母語是非固定而會改變的（Skutnabb-Kangas, 1984；引自黃麗容，1999：90）由於台灣當前原住民幼童從其家庭習得的初始語言通常是國語，其族群的語言通常是第二語言。因此本文以族語替代母語的用詞，以表達其學習的是自己族群的語言。不過在引用他人論述上，為尊重作者，若其使用母語，在引用書寫時則仍以母語表示之。